

国画  
万山红遍

陈文军作

## 心灵漫笔

## 金秋十月

## ■杜观水

钟表的指针悄悄走过，走过鸟语花香的春季，走过激情似火的夏季，迎来了诗情画意的秋季。人间十月秋意浓，露凝霜、枫染醉，篱下黄花随意开。

十月的色彩是浓的。十月的乡村五彩斑斓。满眼金黄的谷穗在风中欢呼雀跃，火红的高粱像一面面旗帜迎风而立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，黄澄澄的梨子笑弯了枝丫，红灯笼一般的柿子挤挤红红，紫色的茄子如美人披着纱云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蔚蓝的天、洁白的云、金黄的菊，还有火红的枫叶、浓郁的丹桂、雪白的芦花以及丰硕的果实，构成了十月乡村的美丽。

十月的城市色彩缤纷。你看，公园里的大部分树木都穿上了“灯衣”。街头各

种彩灯也是造型各异。在广场等地标性建筑周边，各色彩灯灿烂夺目。缤纷的色彩，构成了十月城市的美丽。

十月的味道是浓的。十月浓在花香。“亭亭岩下桂，岁晚独芬芳。”读朱熹的《咏岩桂》，一下子闯进古诗的意境里，从碧空缓缓而降。深秋时节，丹桂怒放，夜静月圆之际，把酒赏桂、把酒赏月，香气扑鼻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朱淑真的《木犀》里有“一枝淡贮书窗下，人与花心各自香”之句，苏轼《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茶有怀子由第二首·其二》里也有“霜风渐欲作重阳，熠熠溪边野菊香”之句。国庆节期间，各地的主要交通干道都被鲜花装扮一新。姹紫嫣红、绚丽多姿的鲜花形成了一条条花带、一片片花海，成为街头巷尾亮丽的风景线。一

串红、小秋菊、鸡冠花、矮牵牛、三角梅、西洋杜鹃等品种多样的花卉陆续亮相，散发出浓郁的花香。

十月的歌声是浓的。十月的歌声美丽而雄壮。十月的歌是红色的、雄壮的、激荡人心的交响曲。金碧辉煌的舞台上，动听的歌曲又一次响起：“美酒啊飘香歌声飞，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。胜利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……”金色十月里，无论《我的祖国》《走上高高的兴安岭》，还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走进新时代》，高亢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……

人间十月秋意浓。十月，一切事物都变得成熟，美得恰到好处且不可多得。十月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，浓得化不开。这幅画取名为《浓》。

## 荻花舞秋

## ■刘荣昌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荻花，一种形状像芦苇、有紫色花穗、生长在水边、茎可编席的植物。它总会让人把秋联系起来。

荻花是秋的客人。少了它，秋也少了一些滋味。它把秋装扮得楚楚动人。尤其是在晚秋，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，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，舒缓又不失典雅。远远望去，簇簇荻花相拥成片，随风起舞，柔美如丝。阳光折射下，它起伏的曲线令人陶醉。摇摆的花穗好似少女的秀发，飘逸柔美；风起时又像海浪弯腰屈颈，再伸展双臂拥抱眼前的风景，一层层，跌宕起伏，势如大浪淘沙，卷起千般

思绪。

有人说荻花不算花，但在我心里它就是最美丽的花。当草木渐渐衰败，荻花却不疾不徐地散发出芳香的味道，与世无争，从不炫耀。在河畔，几百朵小花以穗状有序排列，默默地装点着大地。荻花初开时为灰紫色，等到完全盛开则变成了米白色。霜降后，它又慢慢染上褐黄，很是淡雅。荻花的茎为中空，花开顶端，头重脚轻。所以荻花开后总是很谦虚地弯下腰，像是在喃喃私语。我喜欢它的优雅、低调、内敛与大气。

荻花的花期很长，从秋天可以一直开到冬天。犹记儿时，大片的荻花并不会被特意种植，基本都是野生，人们总是习惯

性忽略它，少有人欣赏。但每到秋天，我和小伙伴踏秋的时候，总会专门找有大片荻花盛开的地方玩耍。女孩子会采一些荻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，然后在荻花丛中捉迷藏。童年的记忆有荻花相伴，儿时的快乐、纯真与友谊都由荻花见证。

秋日又至，再一次穿越荻花丛，抚弄如絮的荻花，童年的欢笑声萦绕于耳。摇曳的荻花在秋风中着一袭素白衣衫、握一柄长剑，舞出别样风情、舞出似水流年。

秋之充盈，荻花之豁达；秋之悲凉，荻花之厚重。看春华秋实，荻花在岁月中摇曳着流年的梦。

## 棉花朵朵

## ■江初昕

深秋，站在家乡的旷野，一群群大雁正悄然向南方飞去。棉田里，棉花的茎秆和叶子都干瘪了，枝头上的棉桃却在绽放一朵朵雪白的棉花，星星点点一望无际。于是，拾棉花的日子便在眼前。母亲看着一望无际的棉田，脸上现出欣慰的笑容。

小时候放学回家，走在田埂上，我们从高高的棉花田边经过。虽是秋天，但正午的秋阳还是挺热的。我们脱去外衣，追逐打闹。听到我们的打闹声，大人就在棉田里呼唤自家的小孩。我也总被母亲叫去拾棉花。母亲站在棉花丛中，只露出一顶草帽来。我拨开密实的棉株来到母亲跟前。只见母亲怀中的布囊鼓鼓胀胀，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。我四处瞅了瞅问：“父

亲呢？”母亲说：“他拾了一小袋棉花就有事走了。”父亲是个泥瓦匠，经常要外出做事。

我把父亲的布囊系在腰上，母亲要我给她当帮手。我们分别站在一垄棉花的两侧。母亲身手敏捷，三指往前一伸，左右开弓熟练地采拾身边的棉花，一会儿手里就满满一大把。收获的幸福写在母亲脸上。棉花像雪花一样轻盈地附着在棉树上，蓬松的样子很是喜人。我专门拾母亲漏掉的棉花，伸手时，却总会碰到如刺的虻枝，被扎得生疼。很快，怀里的布囊里已经装了不少棉花，蓬松而又沉重。秋阳一晒，一股好闻的阳光味道扑鼻而来。

拾棉花时，不少棉株上还开着一些白

## 秋日紫薇

## ■安小悠

凉风起，秋天至。走出家门，沿着河堤缓行。春花仿佛开在梦里，梦醒时分已是秋天，堤岸上只有紫薇还在开花。那句“花无百日红”，但到了紫薇这里，这句话便得改写——因为“紫薇长放半年花”，因为“紫薇开最久，烂漫十旬期”。它可以从初夏开到深秋，甚至初冬时节也能在枝头见到。

盛夏的紫薇开得最繁盛，将夏花的绚丽展现得淋漓尽致——花团簇簇，从球状花蕾中吐出红的、紫的花瓣，仿若片片霞云。难怪乎诗文也这样写：“店傍栽紫薇，颜色斗江霞。”“紫薇亦爱诗人家，今年试花如锦霞。”盛夏骄阳下，风吹树摇，花潮涌动，紫薇一点莹白、一团粉红、一片嫣紫，于满目的绿意中流转，即使滂沱大雨也浇不灭它在枝头的燃烧。

秋天的紫薇，到底熄了火舌，现出它

静美的一面，让人不由得想起杜牧那句“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”。它不再把所有花都铺云绣霞般开在枝头，而是有所内敛地选了最好的几朵簪在枝头，作为对季节更迭的馈赠，也作为对每一个赏花人的犒赏；且花色着了一层时光的颜色，青绿的叶、粉旧的花，像幼时母亲洗净搭在院子里晾晒的被面。

这几年，小城里的紫薇多起来。立夏过后，河堤上、小区里以及行道两侧、单位院内……处处可见紫薇花开。它们是一群年轻的紫薇树。我曾在中原一座古寺中见过一株树龄逾百年的紫薇，美得不像人间树，像是谁从天宫移栽于此。它斑驳的树干斜倚着疏密有致的枝条，枝上开着粉白的小花。我知道，小城里这些年轻的紫薇树总有一天会长大，我愿意陪着它们慢慢变老。那时候，它们开花，而我长了白发。

当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苦闷时，看到一棵开花的紫薇，总是让我心头一暖，那些

花儿慰我以缤纷的花色、馥郁的芬芳、曼妙的舞姿，我就这样被治愈了，继续对日子诚恳、对生活热爱。

读到汪曾祺的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”时，虽然不知道他在门外都种了什么花，但总觉得这门外花就是紫薇。脑子里想着这样的画面：我倚着斑驳的木门，坐在紫薇树下，枝丫和花儿在风中轻颤，花荫在我的脚下漫过来、漫过去，不疾不徐、不矜不盈。紫薇花不语，却又像是在说着最热闹的话。我没有特别的事，可以从晨起等到黄昏。

夕阳下的紫薇花仿佛披上了一层暖黄的薄纱，带了一些油画的意境，但又没那么浓烈。于是，我无端想起了“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”，又想起了“道是渠依不好事，青瓷瓶插紫薇花”。如果这个秋天你要送我花，那么就送一枝紫薇吧！

## 诗风词韵

## 岁月凝香

## 落叶的树（外一首）

■于贵超  
秋风起了  
为了抵达脚下的土地  
落叶的树，用尽了一生的力气

每片落叶都是一双眼睛  
或者微闻，或者半张  
他们看惯了生活的喧哗与凋散  
牵挂着农时和庄稼

每片落叶，都伸出一只手掌  
拍打着田野和村庄  
掌纹里盛满风的声音  
盛满五谷的粗砺和清香  
他们翻飞的姿态，像父亲老去的样子

一棵树落尽叶子  
就会露出故乡的骨头  
就会看到我们，坐在枝头

## 河边

风里的芦花，摇摆出汉唐的余韵  
一只白鹭，在浅水里品尝夕阳  
天光云彩，用水波浣洗忧伤  
谁把一轮明月，别上了秋天的衣襟

## 思念

■李伟锋  
风把时间吹破  
老屋飘出袅袅炊烟  
熟悉的灯盏，像床前月那么暖

离别的人，太匆匆  
一次次想起镰刀、犁把这样的硬汉  
想起四季的守信  
还有种子的诚实、锄头的简单

阳光打开更多灵感  
大地分娩五谷，也喂养六畜  
秋虫的声音从田野传来，沾满了泥土

岁月岸边，垂柳明月  
甜蜜，压弯了一个人的脊梁  
皎洁，是思念的模样

## 秋夜

■高晴然  
宁静的夜晚，总是月色皎洁  
每当我走在月光之下，静听虫鸣  
都会想起妈妈的怀抱  
每当我妈妈坐在床边  
给我讲那牛郎织女的故事  
给我唱那温暖的歌儿  
纺织娘的歌声，就会伴我入梦

## 归乡有感

■王 洪  
云霞霞映山红，浪遏风阻舟弦乐。  
一杯黄酒惊天地，半缕乡思涤故土。



国画 高秋

董新会作

## 秋实

■王 剑  
在我的豫西老家，家家户户门前总有一两棵果树。每到秋天，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很是诱人。

苹果的色泽是金黄的，带有一种天生的高贵。乡亲们大多喜欢两个品种，一个是“黄香蕉”。它个头不大，肉质细嫩，汁多甜脆。“咔嚓”咬上一口，那种清爽的酸甜会让人久久难忘。另一个是“青香蕉”，内敛含蓄，只此青绿。即便到了深秋，它仍然是“一脸严肃”。但它的最大优点是耐放。摘几个放在箱子里，淡淡的果香会从缝隙里渗出来。如同一丛迟开的花，味道让人沉醉。

梨树长在河滩上。这些梨树的树龄都在几十年以上，有夏梨，也有秋梨。梨子的颜色碧绿中泛着金黄，个大汁多，甜脆无渣，人称“金碧梨”。“尚想花照崎疏，离离秋实点烟芜。丹腮晓露犹薄，玉齿寒冰嚼欲无。”金碧梨是孟津梨中的珍品，是上天赐予豫西人的人间奇果。

枣子的颜色黄中泛红，犹如玛瑙。枣树生性迟钝，春迟了才吐芽长叶，开一种不起眼的小黄花，米粒似的。枣树花果同枝，前面的坐果了，后面的花还在开，但成熟期都一样。“秋来红枣压枝繁，堆向君家白玉盘。”收枣只需要一根长长的竹竿，“噼里啪啦”一通敲打，枣子就像雨点般落下来。捡起一颗，银牙轻咬，顿觉清脆甘甜。枣子是仙果儿，最常见的吃法是蒸枣糕。先用抻好的面做一个底盘，做一圈动物

造型的面坯儿，中间填上鲜枣；然后层层叠加上去，隔水蒸熟。三层枣糕是中秋节走亲戚的最高礼遇，代表着一种规格。

石榴清新而不柔媚。五月，石榴花从里到外翻红的时候，孩子们常常会揪下茄形花朵朵儿，做烟袋锅儿。石榴树也不恼，默默积蓄着能量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石榴忍不住开口大笑，露出一口皓齿。中秋的晚上，秋虫呢啾，月亮如盘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着五仁月饼。这时，剥几个石榴，团聚的仪式感就出来了。“万里乘槎来，锦衣惊画炫。相逢秋风中，忽发一笑粲。”石榴仿佛久违的客人，会给一家人带来惊喜。

俗话说：“谷子上囤，核桃挨棍。”孩子们贪嘴，等不了那么久。核桃刚有仁儿，他们就想弄几个吃。然而，吃新鲜的青皮核桃极容易给人留下偷吃的痕迹，而且很难洗掉。女孩子聪明，常常利用青皮核桃的这个特性来染扎头发的皮筋。这与小桃红染指甲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果树产量最大的还是柿子。深秋时节，经过霜打的柿叶一片片凋落，只剩下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树枝上，远远望去就像一盏盏红灯笼。我家东屋窗前一棵柿子树，从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了。那一年，哥哥要到十几里外的镇上读初中，父亲用这棵树的全部果实为他换回一套绒衣。绒衣的颜色红红的，如同父亲农民式的骄傲。

乡村的果是挂在枝头上的时光，随便尝一颗，都是乡情的甜蜜。

## 拾秋

■赵秀坡  
“秋后弯弯腰，胜过春天走一遭。”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，人们对劳动果实格外珍惜，秋收之后，田野里随处可见三三两两拾秋男女老少。

玉米棒子块头大，极易被发现，最好拾。只要眼力好，在玉米地里穿梭，不愁发现几穗“漏网之鱼”。拾秋的人发现一穗玉米棒子，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惊喜地喊：“啊，这有一穗！”然后如获至宝地掰下来，剥去外面的苞叶，露出金黄的玉米粒，甭提有多开心了！

花生躲在土壤里，外壳颜色与泥土相似，不易被发现。沟沟壑壑的花生地，花生散落在野草里、藏在泥缝中。于是乎，低头弯腰，寻觅拾捡，不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腿疼。不过，看着篮子里越来越多的花生，所有的疲惫一扫而光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有的人带着小抓钩，蹲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翻，让那些埋藏在地下的花生得以重见天日，真正做到颗粒归仓。累了，剥几个花生入嘴里，花生的脆香混着泥土的清香让你吃得口舌生津。

最刺激的是“拾”田鼠洞里的粮食。贪婪的田鼠为了储存过冬的食物，把地洞挖得长长的、深深的。用一把锋利的铁锹顺着洞口往下挖一尺多深，就会出现几个横向的岔洞，分别是田鼠的卧室、

餐厅、储藏室等。为了彻底斩鼠除窝，每一个岔洞都要深挖到底。肥嘟嘟的田鼠们无路可逃，只能瑟瑟发抖地坐以待毙。最令人欣喜的是挖到储藏室，那叫一个壮观：花生、大豆、玉米、高粱等塞得满满当当的。一个田鼠洞挖出的粮食少的有十几斤，多的有五六十斤，战果颇丰。

棉花价格比较贵，颜色白花花，极易被发现，是“抢手货”。拾秋的人把裂开的棉桃里一丝半缕的棉絮小心翼翼地扯下来，或掰开未绽放的棉桃抠出里面的棉絮。勤奋的拾秋者，拾来的棉花能做一件厚厚的棉衣呢。

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。”那个红薯遍地的年代，农人用小抓钩一点点儿地翻地，土里刨食，十分辛苦。拾黄豆要一粒粒地捡，很考验人的耐心。

本村拾过了，那就去外村的地盘上拾，反正拾秋不分村界。还有人到远处的农场拾土豆、红萝卜等，常常满载而归，让人羡慕。道有道理，行有行规。拾秋亦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没有收获过的庄稼地坚决不能去。否则，你再想在村里抬起头来。

唱不完的大戏拾不完的秋。拾秋，一直能拾到霜降、拾到立冬。时至今日，好想趁着竹篮漫步田野，去拾拾秋日的美好时光。

## 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  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